



一個煙頭 一個靈魂

達拉斯角聲同工何王巧玲

達拉斯角聲的同工，每週都輪值清潔打掃社區中心的裡裡外外。我在週日時比較忙一些，而週六的早上較為平靜，我便打掃起中心門前及停車場。

我一手拿掃把，一手提簸箕，準備掃去地上的碎紙、樹葉、汽水罐……但是，地上最多卻是煙頭和盒。因為角聲中心左邊的鄰居，是一間由中東人開設的餐廳；我們對面轉角處也有另外兩家中東餐廳。中東人多在晚上雲集在這幾間餐廳的附近，停車場自然是滿地煙頭。

我的習慣是凡事都是禱告後再做。當我開始禱告時，神感動我要為那些扔煙頭的中東人祝福。於是，我就一邊打掃一邊禱告：「主阿，你是賜福的主，你賜平安給到這些餐廳的客人和在中東的人民。你拯救這些靈魂……」

正當我在祝福祈求時，我們的主告訴我：「一個煙頭，一個靈魂！你可大大地向我張口。」哇，這太棒了！我起勁地打掃，不但只掃乾淨中心前面，連同中東餐廳的停車位也打掃了。我繼續打掃鄰居的鄰居地方，一鼓作氣掃淨了三間大店面的停車位，並且一直掃至大馬路。

我帶著手套，用手把夾在水泥縫的煙頭挖出來，又把雜草

連根拔起。我掃著掃著那些煙頭，實在太興奮了！我心想：如果一個煙盒有二十支，那簸箕內的煙盒和煙頭加起來，應有三百多個煙頭。我便問神：「主阿，你讓我大大地張口，這三百個煙頭乘上三倍或多倍，你親自拯救這些靈魂！哦，不但是中東人，還有中國人……」

當神與我一起同工，喜樂充滿了我的心。我忘記了在盛夏之時蘊釀著下雨的那種悶熱難受，也沒有理會身上的汗水，我只是十分享受與神同在的喜樂！

我真是很開心，感謝神讓我透過這一項平凡而細碎的工作，看到了祂是如此有創意，祂作工的意義和範圍是超出人的小腦袋所能理解的。就我本身而言，我把角聲中心前面打掃乾淨本來已經足夠，用不幫鄰居打掃；而我順服聖靈的引導，神讓我參與祂「一個煙頭，一個靈魂」的奇妙事奉，喜愛祝福而彰顯了神的愛。

當日的黃昏，下了一場雨，我又興奮起來。我看到在雨沖洗之下的停車場更加潔淨了。雨水流在路邊，一反往常的污濁與骯髒。水清清地流往大路去，我頓時領會到我主耶穌潔淨了角聲中心的區域。這個中心成為了祂潔淨的器皿，祂要藉這器皿，拯救更多的靈魂。



為要從深坑

救回人的

靈魂，使他

被光照耀，

與活人一樣。

約伯記 33:30

啓示錄音樂奮興大會

黃安倫作曲兼指揮

9大樂章 1段序曲 1百人詩班

..... 韋子江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把世貿大樓夷為平地。其後，海嘯、地震、病毒、戰爭、一場接一場的災難，叫人難得平安。末世景象似在身旁，不住喚醒基督徒說：耶穌再來的日子不遠！為紀念911事件五周年，角聲佈道團定於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晚上7時30分，假紐約中城聖巴多羅買大教堂，舉行「啓示錄音樂奮興大會」，由百人大型詩班，演出黃安倫博士創作的「啓示錄」混聲大合唱神曲，以音樂奮興會形式，帶出主再來的警世信息。

「啓示錄」神曲全長1小時20分，較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還要長六分鐘，是華人聖樂最長的樂曲之一。其中最特別之處，是歌詞全部取自中文聖經《啓示錄》。是次演出，由黃安倫博士親自指揮，並由葉葆菁女士女高音獨唱、廖牧真博士男中音獨唱、林美斐女士管風琴獨奏。

九大樂章表達願主快來

序曲以管風琴獨奏。起初充滿惶惑不安之感，預示末世的來臨，緊接著帶出「主啊，我願你快來！」的莊嚴氣氛。

第一樂章帶出「萬族都要因祂哀哭」的儆醒、悔改的信息。

第二樂章由女高音以溫暖抒情的曲調，唱出全人類的希望：「一個敞開的門」。

第三樂章以二重唱及大合唱表現出末日審判的驚心動魄場面。

第四樂章是神聖的合唱「主啊！誰敢不敬畏你？」。

第五樂章女高音獨唱，頌讚新天新地。

第六樂章歡快的合唱「一切都更新了！」。

第七樂章是舞蹈音樂，表現新天新地的歡樂場面。

第八樂章由男中音獨唱，歌頌新耶路撒冷。

第九樂章是終曲，以莊嚴、明快的合唱，再度傳遞出「主啊，我願你快來！」的信息。

存敬畏上帝的心才有靈感

黃安倫於1981年認識了上帝，成為祂的兒女。他說：「人算什麼？今天的我覺悟到音樂若不跟創造天地的上帝相通，不傳播神的光，就簡直是浪費時間。」這可以說是黃安倫對創作「啓示錄」神曲的心聲。

他的創作靈感又從何而來？他說：「著手聖樂創作前，我知道為天父作曲只能是來自天上的力量，決非靠嫻熟的技巧。我相信『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人惟有徹底謙卑下來，存敬畏上帝的心，才會得到足夠的創作靈感。」他又說：「作為作曲家，我有責任寫出具民族特色的神曲獻給這個時代，以豐富頌讚上帝的聖樂寶庫。建道神學院的委約正當其時，於是，我著手創作神曲『啓示錄』。」

按黃安倫博士記述：「創作『啓示錄』的那段時間，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時。一到清晨四點，腦海裏就全是音樂和各種樂器交織的聲音，讓他沒法繼續睡下去，只能立刻起身拿起筆來，寫下腦海裏聽到的聲音。有時樂聲太宏偉了，握筆的手都忍不住顫抖。『啓示錄』就是在這樣聖靈帶領下完成的。」

黃安倫特別選用了精簡的樂器，表達他匠心獨運的構思。他說：「這部莊嚴、輝煌的『啓示錄』神曲，除了打擊樂，其實只是用了七件樂器：一架管風琴和六支不同的銅管——這正是表現聖經中天使的七支號筒！」

「啓示錄」曾在香港、多倫多、澳門、北京等地演出，備受好評。它帶出了一個重要訊息：「主啊，我願你快來！」每個信徒，都當熱切傳福音，並且預備迎見神！

「音樂」情調



被社會遺棄 但仍蒙主愛

俞閻路得的見證

紐約角聲音樂事工俞閻路得

出母胎就被神揀選的人

我名叫路得，是先母取於聖經路得記中的路得。我剛出生了幾天，突然沒有了呼吸，如死了一般，先父母親跪在主前祈求，直至我蘇醒，我是被主救活的。

被社會遺棄但蒙主愛的人

先父母是愛主的基督徒，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的鋼琴啟蒙老師是教會的師母，從小就在教會司琴。一九五五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及大學的九年學生生活中，因為堅持基督教信仰，一直受到輕視和排擠。一九六四年大學畢業就被分配（如充軍般）到湖南，一個沒有鋼琴的地方。遠離親人，前途盡毀。但我所信的主耶穌一直與我同在，保護看顧。聖經及聖詩是我親密良伴。神更賜了一段經文，成為我一生的應許：「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19）。

主是我的牧者和前導

一九七八年五月移居香港，我已是兩個兒子的母親。在神奇妙的牽引下，同年九月進入海外神學院教授鋼琴及普通

話念聖經，並在海外神學院基督中心堂聚會和司琴等，直到一九九六年底，近二十年之久。雖然在神學院教琴，每星期只是一兩個下午，但神學生們卻成為我靈命成長的老師和神的祝福。特別要感謝的是九四年神借著李苓牧師的一篇道「論才幹分財產」，使我完全將自己奉獻給神，雖是遲了的奉獻，但主悅納了。這也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為我以後全時間事奉作了準備。更萬萬沒有想到，神學院的事奉竟成為我九七年申請來紐約角聲音樂中心全時間事奉的唯一條件和背景。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在上海的老母親曾囑咐我：「任何工作都可以放棄，神學院的事奉不可放棄，因為這是神的祝福。」這話是確實的。

我在角聲音樂中心的事奉

「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應許的應驗，神的能力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1 九七年一月，我開始了在角聲音樂中心的事奉。主要的事工是開設各種音樂課程，包括樂器班和司琴班。宗旨是借著音樂「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並且做一些撒種的工作。在教鋼琴前，我會與學生一齊短短的禱告，把他們交給神，若學生需要也做一些輔導工作。近十年來深見主恩。例如今年暑假，有兩位音樂中心的學生（考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鋼琴），主動要求做義務老師，這都是神的恩典。

2 二零零四年舉辦了第一屆「音樂與藝術夏令營」（包括音樂會及畫展），今年已是第三屆。由我的兒子David負責，並召聚了十多位愛主和專業的老師教授，兼有晚間的福音聚會，深受家長及學生歡迎和支持。

3 錄製 CD事工。二零零三年出了第一張 CD「榮耀頌讚系列之一：琴韻心聲念主恩（Notes of Grace）」，是鋼琴聖詩變奏曲。感謝主，今年六月，神奇妙地為我們預備第二張 CD 所需要的一切：為 CD 改編聖詩的作曲家黎之璋（他為我們編寫三重奏曲譜，又快又好）、演奏小提琴的著名小提琴家楊宜庭。在大家同心為主、愛人的心願之下，迅速地完成這張聖詩鋼琴三重奏（小提琴、中提琴及鋼琴）。



俞閻路得授琴多年，滿門桃李。她要藉音樂讓孩童走當走的路。

短短兩個月中錄製十二首聖詩改編曲。是為了送給每一位患病者，使聖詩音樂帶著安慰進入憂傷之人的心靈。明年將錄第三張 CD，是耶誕節的音樂，已在籌備中。

4 在角聲，我參與了大大小小的音樂事奉。一般的有每星期五中午的怡康會老人聚會司琴，大型的有每四、五年一次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的大型音樂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四年，我都是籌委會成員之一，並有幸擔任大詩班排練的伴奏。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將舉行的「主再來音樂會」也是同樣的事奉。每一個環節，從開籌備會，聯絡詩班員，詩班排練……我都樂在其中。特別感謝神的是，雖然是排練的伴奏，但其實是我從學生時期開始最愛做的工作，現在為主而作更覺得榮幸。



俞閣路得是音樂世家，與男高音歌唱家夫婦俞建祁，真正夫唱婦隨。

5 角聲是讓同工發揮才能的地方。二零零三年底，周太要我為號角的聖樂頻道寫文章時，嚇我一大跳，是我從來未想過的，但禱告後，靠著主，戰戰兢兢地開始了。現在我真正體驗到靠主凡事都能做，更學會了借著禱告得到從主而來的靈感和亮光。一面寫，一面學，還學會了用電腦找資料、打中文字等本事。衷心感謝文字部的同工——我的老師素芳、燕蘭和周天駒弟兄。

除了想到角聲親愛的同工們，在此特別借此機會感謝二位角聲的牧者，主借他們對我有恩之人。第一位是勞伯祥牧師，說過他是主的「解驢人」，將主所揀選、願意為主用的人帶來角聲。我是他從香港帶來的，多年來為音樂中心提供了很多有利於發展的機會和條件，我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謝！第二位是葉啟明牧師，九九年底，他和師母送了我們一家一件大的聖誕禮物，使我們在紐約有了自己的屋。

明年，我就六十七歲了，是該退休的的年齡了，但那麼多的恩典，那麼多的事奉，怎麼捨得退呢？看到秋天將凋謝的紅葉，美麗多彩，明白造物主的奇妙和偉大。我願意做一片紅葉，榮耀主的名，所以，退而不休是我的心願。聽從主的吩咐，繼續服事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23:6）。



俞裕定

俞裕定與母親俞閣路得合照

熱愛音樂、熱愛工作、 熱愛人靈魂

夏蓮娜

在角聲人人都叫他 David 的俞裕定，他的母親就是在前兩頁執筆寫下個人見證的鋼琴家俞閣路得。同時在角聲事奉，以音樂為神作工，母子倆都覺得非常可貴。俞裕定出生音樂世家，父親俞建祁是男高音歌唱家；承襲了父母音樂細胞的 David，自小酷愛音樂，長大後更選上 Purchase Cleege 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及中提琴演奏學系，畢業後本想繼續進修，但神卻為他鋪了另一條事奉的路。

認定服事的對象

「我在2000年7月8日加入角聲事奉。開始時，本抱著一個幫助俞太的心，但沒想到神卻使我跟同學生、跟同工，都發生了感情；說得直接一點，我是真的愛上了這份事工。就這樣，一做便到了第六個年頭。」最初期，David曾因工作太繁忙，人工偏低而生怨言，甚至想過放棄。

「有一天，我獨自在唐人街走過，眼見有好些跟我年紀相若的青年人，蹲在路旁；頓時神開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見自己是何等幸福，可以有學習音樂的機會。我想，要是同樣有我接受培訓的條件，他們何致會這樣在街上流蕩！於是，便生出憐憫的心，認定角聲所要服事的對象，正是唐人街的同胞。我立刻感恩，並決意要留在角聲，為流著同一血脈的黃炎子孫，而獻上自己的一份。」David 承認這些年來，在工作崗位上學會了承擔責任。

神為我度身訂造

一直以來，David 全心投入角聲音樂事工的發展、策劃、行政和教學生等事宜上。「我深信這份工作，是神為我度身訂造的。我居然可以用自己喜歡的音樂來服事神和人，同時，我也看見神的帶領和開路；以開辦了三年的少年音樂藝術營為例，我們招收的學生，由8歲至17歲不等，每天從早上九時上課至下午三時半，為期一週的課程，包括音樂和美術。第一年只有廿四位學生，第二年就增至三十七位，今年的目標報讀人數是四十二位。眼見學生每日都開開心心的來，非常享受在此過了一天，充實又愉快。由於地方不足夠，我們也不敢招收太多學生，希望將來有了新的『角聲使命中心』後，可以發展更多元化的音樂事工，收納更多喜歡音樂和美術的孩子，使更多人受益。」David 坦言，角聲不但對音樂事工給予很大的支持，也讓他有很大的發展自由度，為此，叫他愈做愈有滿足感。

為學生祈禱祝福

提到教學生的工作，David 說出了一個音樂中心的慣例：「我和媽媽(俞太)或一些教師，在教授學生之前，都會為他們祈禱祝福，亦求神給我們智慧去教，好幫助孩子學到所要學的…」這些用愛心、耐心去教導學生的音樂老師們，不管學生有否基督教信仰，他們只管藉禱告，把福音種子撒出去。此外，角聲音樂中心每年更會舉辦一至兩次的「榮耀頌讚」及「師生音樂會」，家長在欣賞子女表演的同時，亦有機會聽到福音。

擺在David面前的的工作十分繁多，除了為第二張音樂CD的製作趕工外，九月廿三日的啟示錄大型音樂會，數不清的籌備事宜，亦夠David忙的了。不過，他還是充滿信心的說：「佈道會過後，我必須好好重組合唱團的詩班，好為我們將來籌辦的其他大型音樂會作好準備。」David 對將來的發展充滿夢想——希望可以在新使命中心舉辦劇院音樂佈道會，或依據聖經故事為主題，製作出一些百老匯式音樂會等。

熱愛音樂、熱愛工作、熱愛人靈魂的David，相信神要好用這個年青人。



結出許多子粒來

鄭瓊瑜

七月下旬，熱浪襲捲全美各地，舊金山灣區的溫度高達華氏一百多度，杜煒鑾弟兄頂著豔陽與高溫，從舊金山開車到Fremont，接送好幾位癌友參加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舉辦的講座，並在講座進行當中抽出一個半鐘頭造訪筆者家，與筆者分享他陪伴妻子李淑儀女士抗癌，並一同信主、擔任癌症義工的生命歷程。

罹患罕見的癌症

二零零三年二月三日，陽光燦爛，煒鑾和淑儀以及女兒開心心地前往建築公司，商談家中浴室裝修工程的細節。回程的路上，淑儀忽然腹痛難耐，疼痛很迅速地惡化。回到家時，她已痛得近乎休克，煒鑾連忙打911將淑儀送往急診室，並急電大兒子回家幫忙。經過初步診斷，醫生本來以為淑儀只是罹患了盲腸炎，但淑儀告知醫生，她的盲腸早已割除，醫生連忙為她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檢查結果發現，淑儀的肝臟部位長了一顆約八公分大的惡性腫瘤，由於腫瘤已經破裂，淑儀才會忽然急劇腹痛。

二月六日，醫生為淑儀動手術切除腫瘤，經化驗後發現淑儀罹患的並不是一般的肝癌，而是一種稱為Sarcoma的罕見癌症，每十萬人中只有一個病例，而且來勢洶洶，存活率很低。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淑儀很平靜，她在手記上寫著：「上帝選擇了我，我也要面對。」